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三十五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九　　宋　王與之　撰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王昭禹曰宿縣祭前之夕列之於筍簴○鄭鍔曰作樂之時樂縣之位正於小胥既掌辨其聲矣大司樂又宿縣遂以聲展之蓋鍾磬之屬縣於筍簴固可以作樂前期之夕樂官之長視之又扣擊其聲而展省之者欲知其宮商不爽金石諧和庶其奏可以格神

祇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

奏昭夏

鄭鍔曰祭祀之節有王出入之時有尸出入之時有

牲出入之時皆當奏夏夏之名有九此所奏者三夏

夏大也樂章之大者也王始祭入廟門祭訖出廟門

皆奏王夏蓋歌王者之德為甚大始迎尸而入終送

尸而出皆奏肆夏尸者祖先之象肆遂也安也或説

祖先有功德故國遂大至於為天子而有天下也○王昭禹曰直而自遂之謂肆尸以象乎神則有直而自遂之意故尸出入則奏肆夏二祼之後王出迎牲入而告牲乃出而殺之皆奏昭夏昭明也明祖先有碩大之德故用是牲○王昭禹曰神散而為明明散而為昭牲以致味行吾憂勤而親鬼神者在此宜其致精明以歆鬼神焉故牲出入則奏昭夏說者以肆夏為時邁所謂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是也王夏昭夏則無所攷矣

王氏詳說曰九夏之名見於鍾師此特言三夏以三

夏為九夏之大奏九夏者鍾師也令鍾師而奏三夏者大司樂也自納夏而下則鍾師自奏矣○鄭鍔曰此所令奏者時祭也

師國子而舞

鄭鍔曰奏夏之時又師國子而舞以形容之○易氏曰舞所以宣導其和○王昭禹曰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故凡樂事用舞則師國子而舞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鄭鍔曰祫祭先王饗五帝於明堂饗來朝之諸侯皆謂之大饗此所謂大饗饗來朝之諸侯也祭祀迎牲入廟而始殺饗賔則殺牲於門外鼎而後入故不迎牲不奏昭夏惟此與祭祀不同祭有入牲之禮者告博碩肥腯又以告幽全也賔客之來隨命數以致禮在主人不當告於賔客然先王待賔客如待神明故其他皆得而同○鄭康成曰其他謂王出入賔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項氏曰禮曰大饗其王事歟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

賈氏曰大射謂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鄭康成曰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為節○鄭鍔曰王出入令奏王夏則奏於未射之時及射令奏騶虞則奏於發矢之際○項氏曰騶虞樂官備也射一發矢騶虞驅五豝而來其得賢之多如此○愚案騶虞說詳見樂師

詔諸侯以弓矢舞

賈氏曰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天子大射之時○鄭鍔

曰又詔待射諸侯執弓挾矢揖遜進退為手舞足蹈之容者諸侯雖尊入而侍王當執臣子之禮○黄氏曰舞所以飾敬也○王昭禹曰王以六耦射三侯其耦王射者必詔以弓矢舞則以天子之射其節比於樂諸侯之舞亦所以應王故也儀禮大射命三耦取弓矢有升降之儀者亦以此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

王昭禹曰大食大牢非常食也玉藻曰天子日食少牢而朔月大牢所謂大食者其朔月之食乎夫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食飲膳羞所以養氣體

侑之以樂所以和其心志而致氣體之養焉況天下無事無大荒無大札無大災無大故而王可以樂之時所以大食之三侑大司樂皆令奏鍾鼓膳夫言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此謂常日之禮至於王齋日三舉亦大食之禮○鄭康成曰宥猶勸也○鄭鍔曰食則三宥勸之至于三加牲而用大牢謂之大食奏鍾鼓用樂之盛也○項氏曰鍾鼓樂器之大備大禮也○李嘉會曰宥食之樂非無笙磬絲竹之音必奏鍾鼓何也葢鍾聲鏗鏗以立號君子聞鍾聲則思武臣

鼔聲讙讙以立動君子聞鼔聲則思將帥之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易氏曰凡師之出宜乎社造乎祖各載其主以行及其有功則皆獻之以愷樂皆大司樂有以令其奏王昭禹曰愷者喜之屬南風謂之愷風者天地之怒氣散焉王師大獻奏愷樂者人之怒氣釋焉○鄭鍔曰有功而歸將釋其怒而為愷悅故樂名曰愷左傳晉文公敗楚振旅愷以入于晉○李嘉會曰聖人于軍功始教以振旅終奏以愷歌示人以勝殘去殺之義

樂師於大獻奏愷歌遂倡之

謂師若大獻則鼓其愷樂然則大司樂所令者令其屬而已○鄭鍔曰令鎛師奏之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

鄭康成曰四鎮謂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兾之霍山五嶽岱在兖衡在荆嵩在豫華在雍恒在并傀猶怪也大怪異烖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霣及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也

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鄭康成曰札疫癘也凶凶年也烖水火也弛釋下之

若令休兵鼓之為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鄭鍔曰王者作樂以導和於天下王朝所作者雖本

乎雅正苟侯國或為淫哇何以一天下於至和哉故

於建國之際禁其淫過凶慢之聲諸侯繫一國之風

不謹於聲樂之際鼓淫放蕩流入邪淫國亦因以亡

矣始建國必禁焉防於未然之前○李嘉會曰四者之聲何獨於諸侯新封而禁之樂感人深浹肌藏髓立國之初當尚中正四者必禁求以善民心於始也

鄭康成曰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也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也慢聲惰慢不恭也

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鄭康成曰涖臨也廞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興樂器也興謂作之也

易氏曰藏瘞也大司樂涖之敬其事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鄭康成曰謂以年幼小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易氏曰勺者周公告成大武之詩象者武王告成象舞之詩播為樂章以教國子則有六者之舞

黄氏曰凡稱國子兼適庶也故王世子亦在文王世子曰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帗羽皇旄干人等舞則為小舞自其小時教之大司樂六舞則合之羽旄干戚備焉○賈氏曰此言小舞則大司樂教雲門已下為大舞

李嘉會曰教國子以舞使之委蛇曲折動容貌習威儀就其抑揚進退之節以銷其驕淫矜誇之習此教國子之善瀘小舞既習而後六代之舞可習矣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鄭司農曰帗舞者全羽 ○鄭康成曰帗析五采繒令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鄭鍔曰羽則析白羽 ○劉執中曰羽舞束翟以為文舞 皇則用五采羽為鳳凰之形皆執之以舞 ○鄭司農曰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 ○易氏曰象鳳凰來儀 ○項氏曰欲其和也

鄭司農曰旄舞氂牛之尾○易氏曰象百獸率舞也○項氏曰取其順也

鄭鍔曰干執干楯以舞○鄭司農曰兵舞

鄭司農曰人舞者手舞○鄭康成曰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

鄭司農曰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

鄭鍔曰社稷之舞執帗有帗除之意言社稷生養乎人而除其災害四方之舞執羽有羽翼之意言四方為國翼蔽如鳥之有羽旱暵之舞以皇皇鳳之雌也

為羣陰之長旱則陽勝陰舞以皇所以召陰而却陽也旄即旄人所教之舞也夷樂散樂賔客之燕樂用之或謂辟雍用旄無所考人舞則宗廟用之八佾六佾皆以人為主地官之屬所用者止繫於民事舞師言兵舞此言干舞變干言兵實一而已○易氏曰地官舞師之四舞不及旄舞人舞者教其所當用非國子之小舞若舞師先教兵舞則以祭祀大小為先後樂師先教帗舞則以所教之序為先後以人舞非舞

之正故列於數者之末○愚案餘說見舞師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鄭鍔曰承上文教國子又教之奏樂以為王行步之儀

王昭禹曰樂師所教教作樂者堂上之行而肆夏作門外之趨而采薺作一行一趨有其儀與樂節相應不可不豫教焉○鄭鍔曰在堂則賔尚遠故行出門則賔已近故速也故行則緩緩則有直而自遂之意故奏肆夏趨則疾疾則欲齊

而整肅焉故奏采薺〇鄭司農曰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

鄭康成曰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黄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〇王昭禹曰王之行趨既然車之疾徐亦如此故曰車亦如之且王於賓客饗食則在廟其燕則在寢或步或乘出入皆有儀王之進退豈苟乎哉〇劉執中曰車亦如之者則五御之法有緩急和鸞之聲動則相應

賈氏曰先言行後言趨又云環拜從内向外而言是出時也王藻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先言趨後言行從外向内是入時也○王氏詳説曰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此又行以肆夏不奏王夏者何耶盖司樂出入謂廟中時此謂出迎賔客及升車時肆夏所用亦廣王出入則奏之大司樂樂師是已享元侯則奏之晉穆叔所謂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是也告祭柴望則奏之時邁所謂肆于時夏是已送賔

則奏之禮器所謂其出也肆夏以送之是已鄭氏於禮器以肆夏當爲陔夏是徒知賔出入則奏陔夏不知肆夏之用爲廣也

黄氏曰祭祀朝會師甸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其步趨之節責大馭焉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之聲則猶吾於堂下顧車之趨而聞采薺之聲則猶吾於門外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馭與有力

環拜以鍾鼓為節

鄭司農曰環猶旋也○黄氏曰漢何武舉方正召見槃辟雅拜有司劾其虛偽脈虔曰槃辟雅拜行禮之容拜也師古曰槃辟猶盤旋也此儀至漢猶在

愚案環拜羣臣環王而拜祭天地祭宗廟朝日之類俱有拜王拜于中羣臣環列而拜之于外則謂之環拜

鄭鍔曰環乃回環之義羣臣環外而拜天子拜者衆恐其不齊故奏鍾鼓為節使聞鼓而拜聞鍾而止

易氏曰行趨者接賓之儀環拜者賓拜之儀樂師於是教國子之樂儀欲君臣上下無非禮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是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齊侯曰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是王者有車出迎賓之禮亦因車之行趨為之歌肆夏采薺蓋肆夏之樂其聲舒以緩采薺之樂其聲數以疾此王者接賓之樂儀至於朝會諸侯於外朝之位與夫合諸侯於國門外

方明壇之位則有環拜之禮雖不詳見而賈氏於方明壇之位則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此禮之大者必以鍾鼓節之為作止之節也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

鄭鍔曰凡射則大射燕射賓射之時皆奏此詩○薛氏曰先鄭釋此以為騶虞聖獸鄭氏釋騶虞之詩亦以為義獸白虎黒文不食生物不知彼何所見吾觀

騶虞者天子之官記曰樂官備又曰天子以備官為節○劉執中曰賢人衆多則官備而治其弗至者乎　蓋騶者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記於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則騶者田獵之官經於大閱則虞人萊所田之野謂山虞於大田獵萊山田之野澤虞於大田獵萊澤野則虞者山澤之官而與於田獵者騶虞掌田獵之官宜以殺獸為事乃一發止於取五豝其仁如此天子取之以為射節者此也○王氏曰以騶虞為節者樂仁而殺以時○鄭

鍔曰文王之射於騶囿詩之辭則曰一發五豝又曰一發五豵其義以爲獸之數五而王射以一矢不欲多殺者乃愛物之仁心故奏是詩言天子以仁而愛物爲主

諸侯以貍首爲節

鄭鍔曰諸侯三節以聽四節以射詩則貍首也詩之辭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蓋言諸侯不敢寧處惟朝于天子則享安譽也貍之爲言不來也貍首言射乎不來者之首爲諸侯者必當朝王不朝則

射之將以為不朝者之戒○呂氏曰貍首之詩亡矣記有原壤所歌之辭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猶白茅死麕可以聘如玉之女鮑葉兎首可以為君子之獻執手者所以道舊結懽言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懽奉天子以修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為節

大夫以采蘋為節

呂氏曰采蘋詩言大夫妻能循灋度采蘋采藻㡯之湘之奠之皆在家所習教成之祭之事大夫妻已嬪能循在家姆教之灋度乃可以承先祖共祭祀卿大

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乃可以與國政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為節

士以采蘩為節

吕氏曰采蘩詩言夫人不失職所謂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葢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惟敬以從事是為不失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敬恭朝夕事事而已然後盡士之職而不愧故士之射以此為節○鄭鍔曰采蘩詩言于沼于

沚于澗之中無以異乎采蘋之詩序言可以奉祭祀不失職亦無以異乎采蘋之循灋度之語詩人列采蘋於采蘩後今之射節先采蘋後采蘩士之歌用前大夫之歌用後余甚疑所歌之義恐此二篇歌奏之時有遲速不同故分為大夫士之射節

總論

呂氏曰天子之德莫大於好生繼天也諸侯之德莫大於奉朝事事君也卿大夫之事莫大於灋先王守

道也士之德莫大於敬事死命也詩不可以無義故各以其所樂告之所以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立無暴亂之禍矣

薛氏曰夫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且歌射節所以為聽也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五節不間尊卑皆用乘矢矢之所發四節作矣是天子未射先歌者五諸侯未射先歌者三大夫未射先歌者一尊者先以聽則多卑

者先以聽則寡所以優尊者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賈氏曰掌其序事謂陳列樂器及作樂之次第○鄭鍔曰使不失先後之倫　治其樂政者謂治理樂聲得其正不淫放也○鄭鍔曰使樂工不敢為淫亂之聲

李嘉會曰樂事在前樂政在後何也惟掌其序事節奏有緒舉知其宜則可以治其樂政凡下文所謂小事用樂樂成告備者皆樂政也又有賞罰有升黜凡樂師提綱總領之權總樂政也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

鄭康成曰小事小祭祀之事○易氏曰舞師言小祭祀不興舞而此下文言皐舞則非舞師所謂小祭祀也謂大神示大鬼之外皆小事之樂令奏鍾鼓言嚴其始而已○王昭禹曰令奏鍾鼓則令其屬也小事樂師令之大事大司樂所令也

凡樂成則告備

易氏曰樂所奏一竟爲一成不特天神大示大鬼之樂爲然據大司樂言凡天神皆六成凡地示皆八成凡人鬼皆九成每一成則樂師皆爲之告其備皆有

舞以節其樂○鄭鍔曰小宗伯告備于王告禮之備也肆師禮成則告備告禮事之畢也事畢言禮已畢此則告樂之備爾

王氏詳說曰案大射禮曰大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此命奏者樂師而非樂正也案燕禮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歌備此告備者樂師非大師也蓋諸侯之射禮燕禮與天子不同此所以命奏者在於樂師告備者在於樂師是樂師卑於樂正而尊於太師也

詔來瞽皋舞

鄭康成曰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王昭禹曰瞽無目非可顧視故詔其來舞有節非可速故詔其緩皋緩也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鄭司農注大胥曰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王昭禹曰以其父兄有爵列於國故謂之國子以其衆

言謂之諸子以其教於學謂之學士○賈氏曰此謂祭末至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令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此絶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所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諸宰君婦耳○鄭鍔曰祭將畢恐其不敬故歌詩以見其敬以周頌攷之雍禘太祖也此所歌以徹者其雍詩乎○王昭禹曰歌雍學士也樂師則帥之而已

令相

鄭司農曰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劉執中曰樂滿矣瞽矇當退則令視瞭以相之

鄭鍔曰祭之始詔使扶之而來其終也相之以往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王昭禹曰饗以飲為主食以食為主○鄭鍔曰孔子

語魯大師以樂則知樂之有序蓋如此故曰掌其序事若夫饗食諸侯則奏樂之際序其作樂之事故令奏鍾鼓以為節樂終則令相瞽矇以退皆如祭祀之儀惟不入牲之事異而已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王昭禹曰燕射謂王與羣臣燕而行射禮○鄭康成曰射夫衆耦也○賈氏曰凡射有三耦又天子六耦畿内諸侯四耦畿外諸侯三耦前者直六耦三耦等射所以誘射故也第二者六耦與衆耦俱射第三者又兼作樂經直云射夫鄭知衆耦者

以其三番射皆弓矢舞若言六耦不兼衆耦若言衆耦則兼三耦

王眡禹曰師其耦而治之者射人也師之使舞者樂師也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諸侯尊也樂師帥射夫射夫卑也飲燕之間必用射皆特為禮以觀德抑又為有事之備

樂出入令奏鍾鼓

易氏曰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此三夏皆瞽所歌之詩有歌必有笙有笙

必有舞如此之類皆樂之出入令奏鍾鼓以節之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鄭鍔曰王師大獻令奏愷樂則王親征之師故大司樂令之軍大獻教愷歌遣將出軍而歸故樂師教之又倡之異尊卑○王昭禹曰歌出於人聲有倡有和故樂師倡之使所教之瞽矇和焉○李嘉會曰愷歌歌於堂上愷樂作於堂下二者相應愷歌在前樂師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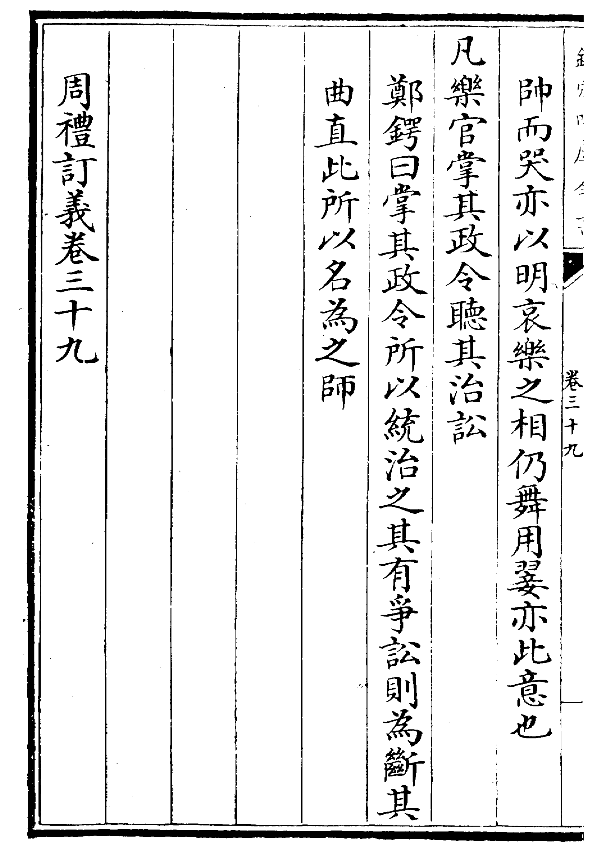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

賈氏曰樂器即明器若檀弓云木不成斵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王昭禹曰猶大喪之廞焉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賈氏曰樂官笙師鎛師之屬○易所以陳之而已

氏曰謂大胥至司干○鄭康成曰帥樂官往陳之

及序哭亦如之

王昭禹曰小宗伯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樂師又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



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翣亦此意也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鄭鍔曰掌其政令所以統治之其有爭訟則為斷其曲直此所以名為之師

周禮訂義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三十六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

宋 王與之 撰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

鄭鍔曰閭胥以胥名之謂其才智足以長人樂官名胥胥者相也惟有才智然後能相人大胥相樂官之

樂政其所相者於諸胥為大

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王氏詳說曰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是學士者國子之謂以其父兄有爵於國者言之則曰國子以其衆言之則曰諸子以其教言之則曰學士周之時喬木有世臣棠華有賢者之後夫豈無自哉

鄭司農曰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

以召之致諸子將合之於舞位不敢使適子與於此獨○黄氏曰學士之版凡學者皆著籍於此

適子嘗學小舞何為至合舞始别異之干戈羽籥不可以不學合舞則有什伍有長少將以其才為之等適子雖非才猶不使庶子臨之況有王世子焉漢世取二千石闗内侯子為舞人皆適子不知其義○

鄭鍔曰宫伯掌士庶子凡在版者司士掌羣臣之版此所謂學士之版皆書名於版以待有用則致之使自至○王氏曰其已至者以待之其不至者以致之○劉執中曰來學者待而籍之德成者致其名於王

王氏詳說曰大胥既待致諸子夏官復以諸子名官

何耶盖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是教之以兵也此教之以樂

李嘉會曰夏官有諸子掌國子之倅令不曰公卿大夫之子又不曰庶子乃曰諸子者盖諸子所掌之國子脩德學道合學合射其藝已進故令大胥掌其籍而升致之必曰待者待諸子之教治已成此則致之而已故大胥一職止見合舞合聲不見教事以有諸子之教在前也名曰學士非徒國子必國子之才藝者掌其名數之版有其人則充之亦待意也

春入學舍采合舞

鄭康成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賈氏曰舍即釋采即菜也

鄭鍔曰禮有釋奠有釋菜奠厚於釋奠奠薄於釋采蓋釋奠則有迎牲有酌獻有授舞者器之禮所以致恭於先聖釋采則不舞不授器不殺牲但以蘋蘩薀藻之類告虔於先師而已○崔氏曰先師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所謂知樂者也若有詩書之德者亦各祭於其所教之學漢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藍氏曰釋采禮之至詩有毛公此之謂先師也

簡者皆不在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而行之月令云仲春命樂正合舞釋菜也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是也學記云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鄭康成曰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黄氏曰樂師教舞帗羽干旄皇人未嘗合也大胥春始入學合而教之

秋頒學合聲

鄭鍔曰月令春入學合舞秋入學習吹學無二義皆學宮也蓋周家建五學其中謂之辟雍水南曰成均水北曰上庠水東曰東序水西曰瞽宗春令學士始入學所入者辟雍也總處於此以觀其能至秋則所觀者已久知其所宜矣於是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語者處之成均非惟不分學字以為二義又合周家立學之制○易氏曰合舞於入學之後合聲於頒學之後是知其為瞽宗之學蓋瞽

宗見於大司樂有所謂成均之法又有所謂樂祖之祭皆所以為禮樂之教春入學舍采者即入瞽宗之學舍采於樂祖秋頒學者即以成均之法頒之於瞽宗之學○楊氏曰鄭解頒學亦有意勝於諸説但亦有過當處頒學只是秋時入學分典學者齋舍為一冬習業居隩避寒之地與春時入學不同故異其文謂之頒學案尚書大傳耰鉏已藏新穀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是一冬九十日當在學之人數甚多非一學所容須分在諸處若四時在學者惟國子與國之俊造其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皆有常處禮樂皆在瞽宗書在上庠不應至秋時方始分

鄭康成曰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王氏曰樂之聲以言為本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鄭鍔曰合舞必以春合聲必以秋葢春陽用事德在木木曰曲直而主乎貌舞見於形貌之間或俯或仰木之象也故合舞以春所以順乎陽秋陰用事德在金金曰從革而主乎言聲見於辭氣之間或抑或揚金之象也故合聲以秋所以順乎陰

王氏詳說曰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是春未嘗不學聲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干戈武舞羽籥文舞

是秋未嘗不學舞此言合舞以春合聲以秋蓋大合舞大合聲與平日之學舞學聲異記所言者主教國子此言者主合國子平日所教所以不同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易氏曰合舞合聲教之序也此教之成也故言六樂之會

鄭鍔曰及教以舞則以六樂之會正其舞之位方其分樂而各奏不患其舞位之不正及會合而並奏其

人多其列衆位始不正矣於是焉必正其位如雲門大卷不可以處後大濩大武不可以居前之類其位已正乃序當舞之人已舞者出未舞者入使先後不失其倫

劉執中曰六樂之節疾徐不同六舞之位遠近不一故立表以會其節與其位自南表而舞至北表者再表為一成則六成矣自北舞而南者一故舞為九成而樂為九變則表為六樂之會者歟出入其表以就

八佾者皆以長少為序

比樂官

鄭康成曰比猶校也○鄭鍔曰比校作樂之官欲無一樂之不備○杜氏曰次比樂官也

展樂器

鄭康成曰展謂陳數之○鄭鍔曰展省作樂之器欲無一樂之或缺大司樂展其聲此則展其器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鄭康成曰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鼓徵所以警衆○王昭禹曰名之使興舞也

序宮中之事

王昭禹曰宮中之事謂序王宮之中國子之宿衛而學道藝者春秋之所學各有其序如大胥之所掌是宮正言比宮中之衆寡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則大胥序宮中之事者如此○李嘉會曰宮伯所掌之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

王昭禹曰徵則名之使來令則使之有為比則校叙其多寡之數使之類聚而羣分○賈氏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名聚舞者小胥贊大胥為徵令校比之攷其在否

觵其不敬者

鄭康成曰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觵罰爵也詩云兕觵其觩○劉氏曰罰以示媿恥焉

廵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鄭康成曰撻猶扶也扶以判扑○鄭鍔曰八人為列
左右前後各以其序苟立於其列有怠慢不謹者必
撻以記之○王氏曰肆師誅其怠慢則祭以懲慢為
先小胥撻其怠慢則學以懲慢為急祭言誅之政也
學言撻之教也○易氏曰比之而不敬然後有所謂
觵觵之而怠慢然後有所謂撻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
其聲

鄭康成曰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簴者○王氏詳說曰凡樂縣有鍾磬鼓鎛此所謂金石之樂也然磬則無所不縣鍾與鼓鎛則有所謂縣者有所謂不縣者蓋周人縣鼓與鎛惟縣一而已是鼓鎛有不縣者磬師云擊磬擊編鍾磬則磬師擊之不編鍾則鍾師奏之是鍾有不縣者此磬所以謂衆聲之首也

鄭司農曰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墻故謂

之宮縣〇鄭鍔曰王以宮言見王德之備周乎四方諸侯則有所缺而不備而况於大夫士乎

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〇王氏詳說曰天子南面

諸侯北面自宮縣以下曰軒縣則缺南面曰判縣則併缺北面曰特縣則非東即西案大射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是阼階西階其位皆北其面在南者皆無縣然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則是又有南面者何耶說者以為諸侯與其臣大射其縣皆三面所謂南面者鼓而已曰鍾曰磬曰鎛則無縣焉知此則知大夫之判士之特皆無南面所以尊天子矣春秋之時衛侯從仲叔于奚曲縣之請為非禮晉侯賜魏絳歌鍾之半為得禮

鄭鍔曰既正其縣又辨別其聲欲其節奏之不爽○易氏曰鐘磬鼓鎛其聲不一必待辨而後正○項氏曰其聲所用各有律呂故辨其隆殺 又正其堵肆之名以見其等降之不同聲不爽則樂必和名不同則禮不僭官曰小胥其所掌豈小哉

李嘉會曰樂縣不同豈諸侯大夫在國之時其縣則然亦豈朝聘之時王燕享之而所縣之樂若是也葢在國與朝王所用之樂皆然

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

薛氏曰杜氏以鍾十六枚為一肆則堵者八枚矣此說然也而鄭氏以各十六枚為一堵鍾一簴磬一簴為肆宜不然春秋傳曰歌鍾二肆是三十有二枚矣故編鍾十有六然後一簴之鍾全編磬十有六然後一簴之磬全一簴之所垂者鍾磬各止於八然後謂之堵鄭氏以鍾一簴磬一簴為肆其半者其或有鍾而無磬有磬而無鍾乎其說固不通矣又曰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

夫其說未是但泥於十六枚爲一堵之説不知八枚爲一堵之器至論其士之特垂則曰天子之士垂磬而已不知鄭氏何所見而言有磬而無鍾不知果何以和樂吾固謂天子之士鍾磬各十六枚爲一肆諸侯之士鍾磬各八枚故爲堵○鄭鍔曰編鍾八編磬八共十六枚同在一簴名謂之堵堵如墻堵謂其半也十六編鍾爲一簴十六編磬爲一簴則謂之肆肆如市肆之肆謂其全也左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鍾

二肆又覯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晉諸侯耳當三面之軒縣蓋得二肆之半分為左右𨻶○易氏曰天子宮縣每面鍾磬各十六枚四面各六十四枚諸侯以下降殺以兩諸侯三面鍾磬各四十八枚卿大夫兩面鍾磬各三十二枚士一面鍾磬各十有六枚雖尊卑多寡不同而每面皆各十六枚故謂之肆若諸侯之卿大夫判縣則每面鍾磬八枚兩面共鍾磬各十有六士特縣各八枚而已惟其得每面之半故謂之堵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

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或曰大師之職專在和合樂聲故夫子語大師樂非善知音聲何能職此哉○薛平仲曰自司樂至小胥所掌皆樂之事則樂事之或奏或歌要必有所屬是故奏歌其樂者瞽矇也所以相瞽而奏歌者則眡瞭也以奏歌而教瞽矇者小師也所以使瞽矇之有所取正者則大師也是以大師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賈氏曰此下直云瞽矇三百人無府史胥徒

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眂瞭三百人○李嘉會曰瞽矇祭祀所用不若是多也而數之多至三百人先王以待天下之瞽矇焉耳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黄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吕應鍾南吕函鍾小吕夾鍾

愚案六律六同詳見大司樂

胡氏曰律以統氣類物吕以旅陽宣氣黄鍾者中之色為六氣之元始於子在十一月二日大蔟蔟奏也言陽氣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五日姑洗洗

潔也言陽氣洗物姑潔之也位於辰在三月四日甤賔甤繼也賔導也言陽始導隂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於五月五日夷則則灋也言陽氣正灋度而使隂氣夷當陽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六日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隂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呂者一曰大旅旅旅也言隂大呂黄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二日夾鍾言隂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

二月三日仲呂言微隂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
洗宣氣濟物也位於巳在四月四日林鍾君也言隂
氣受任助蕤賔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
六月五日南呂南任也言隂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
也位於酉在八月六日應鍾言隂氣應無射該藏萬
物而雜陽該種也位於亥在十月

皆文之以五聲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
絲木匏竹

愚案文之播之詳見大司樂

王昭禹曰太玄曰聲生於日律生於夜聲非十二律不能發律非五聲不能節五聲非變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中有所謂五變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鍾為宮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而去一下生徵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又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多者濁少

者清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又清於角角之聲又清於商其配則土火木金水其象則君臣民事物易氏曰五聲寓於八音八音實直乎八卦金鐘也屬兊石磬也屬乾土塤也屬坤革鼓鼗也屬坎絲琴瑟也屬離木柷敔也屬巽匏笙簧也屬艮竹簫管也屬震○薛氏曰以方言之金石土類也西凝之方故三者在西匏竹木類也東生之方故三者在東絲成於夏故在南革成於冬故在北大師之序先之以金石土中之以革絲後之以匏竹木盖西者聲之方虛者聲之本故音始於西而終於東西則先金石而後土者陰逆推其所始東則先匏竹而後木者陽順序

其所生革絲居南北之正而先革後絲者亦先虛之意歟○李嘉會曰萬物盈天地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沈若浮莫過於金石土革匏絲竹木而天下之音具有焉

鄭鍔曰文之以五聲足以相生未足以為樂必以八音播之則樂成而可聽矣播言播而散之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此樂之所以成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鄭鍔曰大師掌吹陰陽之管以和樂又教六詩夫詩

之六義彼又安能通知以教人耶康成以為教瞽矇彼為瞽矇者安能有六徳以為本耶愚謂是說康成之失也以理推之盖教國子以歌六詩耳彼疑國子不當學詩於樂工殊不知古者作樂必歌詩以為音風賦比興雅頌皆所歌之音知音調之高下惟大師耳國子不學於大師而誰學耶大司樂能教之以其義大師能教之以其音故曰教六詩○王昭禹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鄭康成曰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〇鄭康成曰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〇鄭康成曰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

風出於德性雅出於濾度頌出於功業三者詩之體也直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〇鄭康成曰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

以其所類而況之謂之比〇鄭康成曰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

以其所感發而比之謂之興〇鄭康成曰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

三者詩之用也即其章言之則曰六詩即其理言之則曰六義大師教之以樂章

故曰六詩

以六德為之本

鄭鍔曰此六德乃大司樂所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若以為教瞽矇則彼賤工詎可責以中和祗庸孝友之德哉○王昭禹曰君子之學詩豈徒誦其空言要之本於德而已

以六律為之音

鄭鍔曰六德為之本所以成其性六律為之音所以

和其聲大司樂之教施於前然後大師之教行於後康成又謂以律視其人為之音乃引子貢問師乙以己宜歌之事為證子貢所論者人之性非論六律為音之義亦康成之失○黄氏曰聲成文謂之音不以六律音不可得而正也

王氏曰以六德為之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為之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王昭禹曰言以六德為之本則知所謂音者末也言以六律為之

音則知所謂本者性也教六詩雖以六德為之本然非播之於音則其聲無所發非和之以律則其音無所正○楊氏曰以六德為之本故可以觀可以怨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以六律為之音故可以美教化移風俗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

鄭司農曰登歌歌者在堂登歌下管貴人聲也○賈氏曰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將作樂時大師帥瞽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

王昭禹曰擊拊即書云擊石拊石此堂上之樂也○

黄氏曰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是登歌則擊磬戛擊琴瑟戛擊搏拊皆擊義玉磬琴瑟皆有擊拊之名○鄭司農曰樂或當擊或當拊是也○鄭康成曰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穅○賈氏曰拊所以導引歌者故先擊拊瞽乃歌也歌者出聲謂之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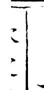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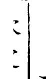
王昭禹曰小師云登歌擊拊則擊拊者小師而大師令奏之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

賈氏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云下管○鄭司農曰吹管者在堂下○鄭康成曰特言管貴人氣也○賈氏曰聲出曰播謂播揚其聲奏即播也○黃氏曰播以樂器播詩也樂器鼗柷敔塤簫管也○賈氏曰樂器即笙簫及管

鄭鍔曰康成謂鼓朄管乃作蓋以鼓為考擊之義然經文既言奏不當又言鼓則令奏鼓朄者令樂工奏大鼓與小鼓也鼓為衆樂之號令故欲播樂器必奏鼓將奏鼓必奏朄以為之引也○鄭司農曰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




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𨍏𨍏讀為道引之引

易氏曰奏擊拊以導歌而後瞽者歌焉奏鼓𨍏以導管而後樂器播焉樂之與歌必有所導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

大饗亦如之

王昭禹曰所以敬諸侯亦如祭祀之禮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鄭鍔曰帥瞽矇而歌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之詩以為

射節○李嘉會曰大射則有歌小射則不歌亦如大獻之有愷歌小獻止於樂也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鄭康成曰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强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

易氏曰六律陽聲六同隂聲即隂陽以候其氣則葭灰一動而八風從律以十二律應十二風而後可以

察天地之和大師以是而聽軍聲宜其吉凶應焉○王昭禹曰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古之人所以望敵而知吉凶先事而知勝負者用此術也然王者之師而猶聽軍聲而詔吉凶蓋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敢輕也

易氏曰占軍旅之勝者無過於天時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亦以同律之所聽者可信不誣故耳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

王昭禹曰死則陳儀物於庭序以興觀者欽則謂之廞○鄭康成曰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　考列其德行而誄之

以言則謂之謚於大喪之廞則帥瞽而作匶謚以瞽掌樂王德成於樂謚則成德之名也

凡國之瞽矇正焉

鄭康成曰從大師之政教 ○李嘉會曰國之瞽已不屬樂師者亦以正於大師不使淫邪之入人聽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鄭康成曰教教瞽矇也 ○黄氏曰鼓鼗皆教眡瞭柷敔塤簫管弦歌皆教瞽矇鼗亦教瞽矇 ○鄭鍔曰此言鼓如孟子所謂令王鼓樂於此

之鼓瞽矇受教於小師其所播者鼗也柷也敔也塤也簫也管也弦也歌也而不言鼓則知此鼓為鼓樂之鼓矣鄭謂出音曰鼓是也

鄭康成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還自擊○鄭司農曰柷如漆筩中有椎○項氏曰敔木虎也鄭柷以合樂鍔曰敔如伏虎背上有七十二鉏鋙所以止樂

聶崇義曰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謂之雅塤郭璞爾雅注云大如鵝子鋭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

雞子謂之頌塤凡六孔上一前三後二又笙師掌吹塤世本云暴辛公作塤圍五寸半長三寸四分○鄭康成曰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賈氏曰廣雅云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三禮圖云簫長尺四寸頌簫長尺二寸○通卦驗注云簫管形象鳥翼鳥為火火成數七生數二二七一十四簫之長由此○鄭司農曰管如篪六孔○鄭康成曰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子樂官有焉○項氏曰弦琴瑟也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周天之度廣六寸象六合七弦象七星瑟長八尺一寸九九之數廣一尺八寸二九

也二十七弦三九也○鄭康成曰歌依詠詩也○易氏曰有堂上之樂有堂下之樂有上下兼用而不可缺者弦歌用之於堂上鼓鼗塤簫用之於堂下柷敔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為作止之節書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戞擊柷敔用之以節堂上之樂者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用之以節堂下之樂者也堂上言聲堂下言器若大師所言登歌下管則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此不易之定制而小師以弦歌列於

塤簫之下者小師所言者教樂之序而大師所言者用樂之序也

大祭祀登歌擊拊

胡申曰拊革鼓也樂以登歌為貴凡以詠者舉堂上之樂○愚案登歌擊拊說見大師○易氏曰登歌則瞽矇擊拊則小師大師令其奏而已

下管擊應鼓

鄭康成曰應鼙也應與𨋩及朔皆小鼓所用別未聞

○賈氏曰擊鼓者先擊小後擊大故大射云應鼙在東朔鼙在北○黄氏曰朔鼙應鼓朔鼙所謂𣓨也○鄭鍔曰及下管則擊應鼓大師令奏鼓𣓨小師則擊應鼓不鼓𣓨蓋𣓨者所以引衆鼓而應則以為衆鼓之應也周頌所謂應𣓨縣鼓正謂是○王昭禹曰應鼙為𣓨鼓之和𣓨鼓為應鼙之引𣓨必有應應必有𣓨互相備也

徹歌

鄭康成曰於有司徹而歌雍○李嘉會曰徹歌無大

師之命而自歌者乃其職也

大饗亦如之

王昭禹曰說見大師○陸氏曰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文王世子曰天子養老登歌清廟下管象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天子之禮康周公故以賜魯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天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之相見魯之嘗禘皆升歌下管貴人聲也歌清廟示德

也象管示事也小師大祭祀大饗登歌而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祀不興舞也

大喪與廞

鄭康成曰從大師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

鄭康成曰如大師○黄氏曰小祭祀不當擊雷鼓靈鼓則擊朄舞師不鼓四方旱暵之舞是也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鄭鍔曰六代之樂並作慮其聲音或失之過既掌其節又掌其和先儒以和為錞于謂以金錞和鼓然小師不掌錞于認一和字指為錞于何所據竊謂當為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而後和之之和掌其音節使一人倡之衆工從而和之乃所以為節耳○王昭禹曰六樂之作其先後曲直則有節而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和矣國語曰聲應相保曰和又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李嘉會曰職專於是則所責亦在是故特表而出之

瞽矇

鄭司農曰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賈氏曰詩有矇瞍書有瞽瞍此有瞽矇三者皆文不具司農參取三處為三等解之無目眹謂無目之眹脉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謂矇然有眹脉而無見也有目無眸子謂之瞍者謂目睛黒白分明而無眸子人○鄭鍔曰王者作樂欲審音以知政必使瞽矇者謂其収視於内不亂於外聽必審也然人而無見乃廢疾也使其疾而見廢則先王之所不忍是故使之司聽茲又不忍棄人之仁也

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鄭康成曰播謂發揚其音○賈氏曰此八者皆小師教此瞽矇令於作樂之時播揚以出聲也

李嘉會曰瞽矇播之小師教之止見於八音而已若磬師之鍾磬縵樂燕樂縵樂眡瞭之頌磬笙磬笙師之竽笙應雅則皆不與何故盖大師小師瞽矇所掌皆宗廟祭祀之樂及大饗大射大師之樂也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劉執中曰諷誦詩而不言六詩者因大師作匶謚而諷誦先王平生功德之詩○鄭鍔曰或謂誦詩所以知古人之興衰又誦其奠繫小史掌奠世繫謂為史官當定公卿大夫與夫帝王之世繫令此瞽矇又安知世奠繫之事乎愚攷先儒之説以奠為帝謂世帝繫者乃古書之紀述帝王之本繫又嘗攷國語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以戒勸之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心以春秋對世言

則知世如世本之類使之諷誦乎詩與世又定其所傳之繫以諷誦使人君知古之傳世者有德則子孫緜遠而世繫不衰無德則子孫之傳不遠所言者不定則其聞也不信故必奠而後諷誦之鄭康成云世之而奠其繫竊謂當讀諷誦詩世一句奠繫為一句

黄氏曰諷誦其詩以其世定繫次其盛衰為可知令詩之有繫次瞽矇傳之也曹檜之詩失之矣

愚案誦詩而及於世奠繫者如商頌五篇作於商高宗之世周頌風雅合九十篇作於成王之世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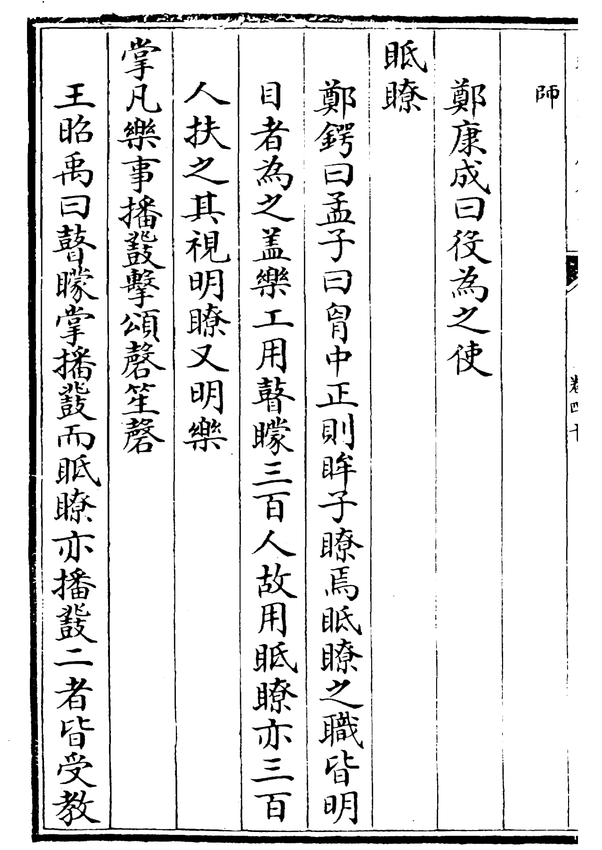
知世之所尚則奠樂以繫焉定那樂章係之祀成湯定清廟樂章係之祀文王誦詠之以五聲弦歌之以琴瑟將以歌之播於樂章而奏諸祭享之時若小史之奠繫世是奠其所出之世系非誦詩之世奠繫也

鄭鍔曰先王使公卿大夫士各致其規諫非不足以聞道彼賤而樂工乃使之諷誦古詩及世繫何邪得於言則其聽也未必審得於樂則其聞也入必深情

之所樂者在是則耳之所聞者必詳因悅樂之時得規諫之益其效捷於公卿士大夫之諫當諷誦之詩則鼓琴瑟所以和平人君之心心和平則聞規戒之言不惟不怒且樂而無倦○黄氏曰諷誦鼓琴瑟諷誦而鼓琴瑟即書搏拊琴瑟以詠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陳藴之曰九德用於大祭大祭師瞽登歌是也六詩用於大射大射師瞽歌射節是也○愚案九德見大司樂六詩説見大



師

鄭康成曰役為之使

眡瞭

鄭鍔曰孟子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焉眡瞭之職皆明目者為之蓋樂工用瞽矇三百人故用眡瞭亦三百人扶之其視明瞭又明樂

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王昭禹曰瞽矇掌播鼗而眡瞭亦播鼗二者皆受教

於小師故小師曰掌教𧮮鼓○鄭鍔曰播𧮮鼓本瞽矇之事為其無目故眂瞭先播使之開之皆言播𧮮盖有先後也

薛氏曰磬之應鏞者曰頌磬頌即鏞也磬之盆笙者曰笙磬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是應笙之磬也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是應鏞之磬鏞尚金則土類也西凝之方也古人作樂金石土列於西方故頌磬在乎西竹則木類也東生之方也古人作樂匏竹木列於東方故笙磬在乎東若鄭氏以

東方之磬曰頌則詩所謂笙磬同音書所謂笙鏞以閒者何異義乎一説謂鍾磬之應歌者曰頌磬其應笙曰笙鍾笙磬春秋傳有歌鍾二肆與頌鍾磬之義同周禮有鍾笙之樂與笙磬之義同近之矣○黄氏曰升歌則擊頌磬笙歌則擊笙磬

掌大師之縣

鄭康成曰大師當縣則為之○賈氏曰大師無縣樂之事案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目於聲

音審本職雖不言縣樂器文寄於此明縣之可知眂瞭為之者以有目也

凡樂事相瞽

鄭康成曰相謂扶工○王昭禹曰瞽無相倀倀然其何之哉眂瞭之設正謂是也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

賈氏曰樂器謂明器司干䟽云眂瞭所廞謂鼓與磬鍾師不云廞則鍾亦眂瞭廞之瞽矇大師小師皆不

云廞者以其無目瞽矇所云柷敔等皆眡瞭廞之也不云奉而藏之文不具也○黄氏曰廞與陳義本同而廞則有感動悲戚之意陳則陳列之而已鄭康成廞皆為興廞為興訓則當為興起之興所謂感動悲戚也鄭以為興作或為興造如大喪明器皆可言作大旅廞樂器乃以為旅非常祭於時乃興造其樂器則何義邪大旅有災故而樂不作眡瞭祭祀正樂故廞之見憂戚之意笙師樂器惟笙用於祭非其感者

陳之而已○王昭禹曰大喪廞樂器則陳樂器於庭序也大旅有大故而祭亦陳樂器而不作故亦如之

賓射皆奏其鍾鼓

黃氏曰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瞽歌眂瞭奏其鍾鼓○鄭康成曰鼓㡄以奏之其登歌大師自奏之

鼜愷獻亦如之

杜氏曰鼜戒守鼓也○王氏詳說曰鼓軍事者鼖鼓

也鼜鼓其聲也案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煦此三鼜也○鄭康成曰愷獻獻功愷樂也

黄氏曰愷獻有歌鼜亦或有歌鼜歌令警場有歌自大師至眡瞭其設職皆以升歌聯下管而射愷獻愷有歌故眡瞭通掌之獨不掌九夏謂之金奏鍾師專職

周禮訂義卷四十

謹案卷四十第一頁前六行大胥贊之刊本贊訛

佐據禮記改

第二頁前二行註則有什伍刊本伍訛五今改

第二頁後二行若有兵甲之事刊本兵訛車據周

禮改

第三頁後三行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刊本興訛

受釋訛舍並據禮記

第四頁後二行註即入瞽宗之學刊本學訛樂今

改

第六頁前五行疾徐不同刋本疾訛舒今改

第八頁後四行是鼓鎛有不縣者刋本鼓訛故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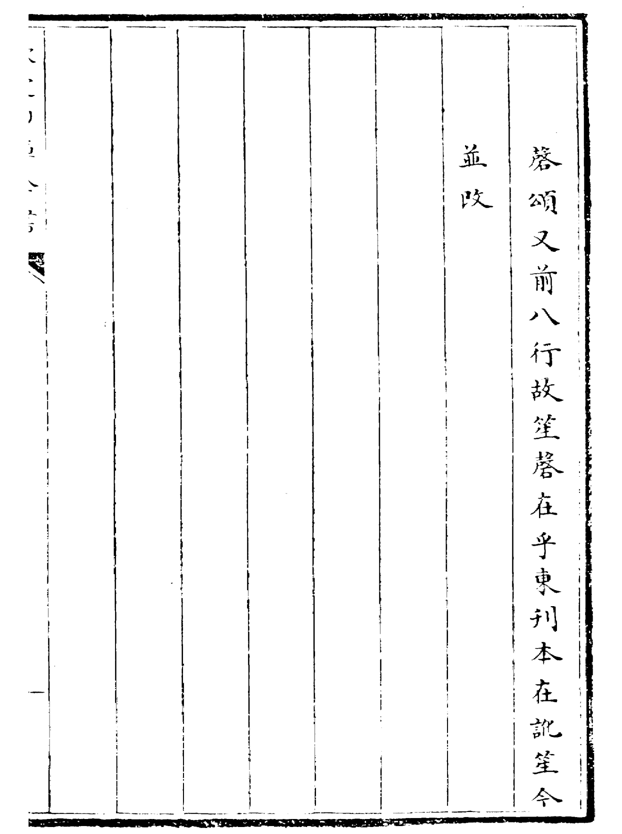
改

第九頁前六行註其位皆北刋本北訛比今改

第十頁後五行鍾磬各八枚刋本各下衍十字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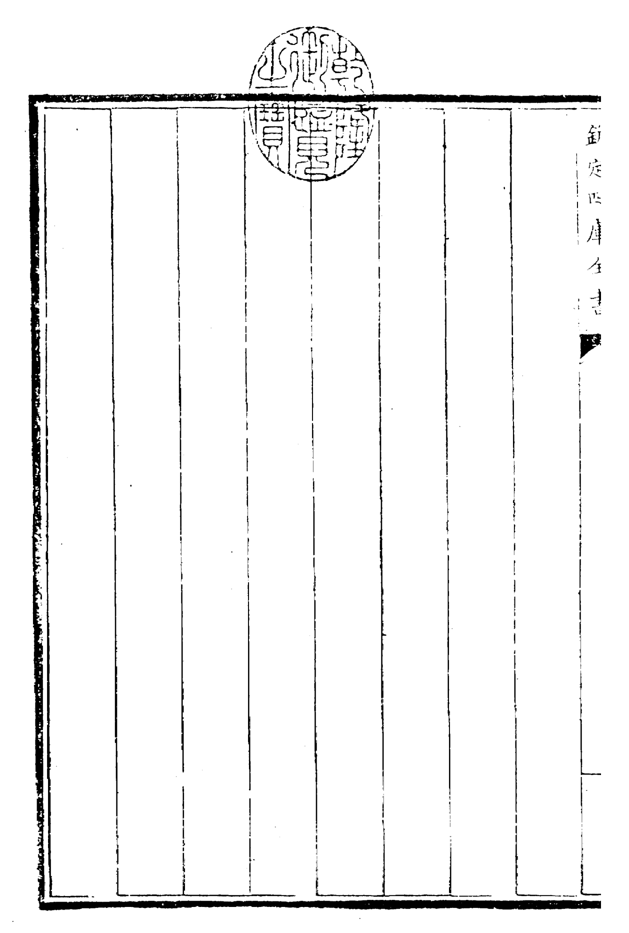
刪

第二十八頁前七行故頌磬在乎西刋本頌磬訛



磬頌又前八行故笙磬在乎東刊本在訛笙今

並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趙存輿

財團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